

欽定後漢書

之十卷
五八一八

後漢書卷八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

韓嬰所傳詩也教授諸

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

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旣葬留

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

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

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衣服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主蕃國
之使者也胡之商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袁山賈也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罽織毛爲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

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豫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

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

續漢志曰每州有治中從事也時刺史傳謂逮捕而考之也

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

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卽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

西南夷擇國王

擇音徒丹反○劉放曰案和紀皆作擅音擇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

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爲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擇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

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

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

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

樂仲尼誅之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

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劉放曰案文當作首足

又曰放鄭聲遠

佞人論語孔子之言

論語孔子之言

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

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

詩小雅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

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鞮鞞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

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

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

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

名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

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

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

訕謗也

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

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

候城縣也

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

者名禪旣行朝廷多訕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

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卽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于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族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

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

言其耗損不復於舊

重之以大軍疲

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

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

兩手相搏言無計也

百姓

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

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隴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

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

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

紝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紝織

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

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

參曰臣聞鷺鳥累百不如一鶠

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

鄂大鵬也

昔孝

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

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遯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也

夫以一

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

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功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

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解反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銜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爲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人謂戎虜凶曠不堪爲用暴軍伊吾之野

以慮三族之外

言勞師救遠以爲親戚之憂慮

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

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
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
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
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
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驚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
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
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
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

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
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
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
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
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
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
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
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
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猶狃侵

鎬及方

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

孝文匈奴

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

兩主有明睿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

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闢如

虓虎干扞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

漢策

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爲漢將赳赳武貌

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

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

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

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

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

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孟

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

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

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

故晉景井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

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

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

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爲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爲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
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
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
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
喜其紓難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攽曰注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
中多有誤倒之明此書
一兩字者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
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卽遣小黃門視
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
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

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灾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爲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

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
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
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
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
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
厚責咎萬分也至臣頑驚○劉放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器無鉞刀
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
闢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
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上慙聖明下懼素餐父時維鷹揚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瘠
素空也無功受祿爲素餐